

《莊子·逍遙遊》(節錄)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；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掇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絛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澠絛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絛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？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」

《莊子·逍遙遊》(節錄)導讀

【作者簡介】

莊子，名周(唐·成玄英 [約 601-690]《莊子序》、明末·馮夢龍 [1574-1646]《警世通言》謂莊子字子休，惟史書不載此說，恐不可從)，生卒年不詳，據馬叙倫(1885-1970)《莊子年表》所考，約為前 369-前 286，大約與孟子同時。戰國中期宋國蒙城(今河南商丘市)人，是老子之後道家學派的重要代表，後人將他與老子並稱為「老莊」。

莊子追求心靈自由，享受逍遙人生，主張順應自然，反對有所作為；縱然一生貧窮，仍然蔑視名利，不願為富貴而役使身心。他曾短暫做過漆園吏，後退隱江湖，不再出仕。相傳楚威王曾派使者探訪莊子，重金禮聘他擔任相國，結果還是遭到斷然拒絕。

據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所載，莊子於學無所不闖，但崇尚老子之學，詆斥儒、墨之徒。莊子著書約十萬餘言，多用寓言說理，想像豐富新奇，如「莊周夢蝶」、「混沌開竅」、「庖丁解牛」、「惠施相梁」、「螳螂捕蟬」等，筆調辛辣，描繪生動，句式靈活，辭彙絢麗，乃中國古代散文之佳作，對後世文學發展有一定影響。魯迅《漢文學史綱要》贊評《莊子》曰：「其文則汪洋辟闔，儀態萬方，晚周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」

今存《莊子》共 33 篇，分為〈內篇〉7 篇、〈外篇〉15 篇、〈雜篇〉11 篇。學界普遍認為，〈內篇〉為莊子本人所著，而〈外篇〉和〈雜篇〉則為莊子後學所作。

據傳，莊子嘗隱居南華山，故唐玄宗於天寶元年(742)詔封莊周為「南華真人」，稱其著書《莊子》為《南華經》(見《唐會要》卷 15)。《二刻拍案驚奇》、《三國演義》等小說，常見「南華老仙」、「南華真仙」、「南華大仙」等虛擬仙人，其形象或本於莊子。

【寫作背景】

戰國時期，東周封建制度對諸侯已失去約束力，群雄各自為政，爭相割據；社會禮崩樂壞，動蕩不安。諸侯國互相吞併，到了戰國中期，主要剩下七個大國，分別為秦、楚、韓、趙、魏、齊、燕，史稱戰國七雄。

當時，莊子的家鄉宋國，正由宋國第 35 任，也是末任國君戴偃（?-前 286，宋康王，或稱宋王偃、宋獻王）統治。宋康王是戰國有名的暴君，他靠襲擊親兄宋剔成君而自立為王，又先後發兵侵襲齊、楚、魏三國，四處樹敵。其人荒淫無道，殘暴成性，愛以箭射懸掛著的盛血皮囊（名曰「射天」），以見血為樂，又沉迷酒色，勸諫的群臣往往被他射死。宋王的行為，激起各國公憤，諸侯們皆以桀、紂目之，認為他不可不誅。最後，齊國聯合魏、楚二國，攻殺宋王偃，宋國滅亡。

1

此外，戰國時期各國諸侯及地方強豪，為提升自身競爭力，紛紛求才若渴，廣納各方賢士襄助。國家重視人才，民間講學之風大盛，諸子學說各爭高下，形成「百家爭鳴」的局面。其中，尤以儒、墨二家至為流行。惟兩家學說多各行其是，又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加上公孫龍等名家的詭辯，愈益使人思想迷亂，不知所從。

面對這個戰禍連連、思想紛煩的亂世，還有宋王這種暴君，莊子至為崇尚老子之學，貶抑儒、墨之徒。政治方面，莊子強調「無反而治」，主張順應自然，反對戰事爭執；思想方面，則強調要泯除形相差別，體悟相對概念，讓萬事萬物歸於齊一，心靈逍遙自在。

【版本源流】

《史記》載莊子「著書十餘萬言」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「《莊子》五十二篇」，惟今存《莊子》一書，僅存 33 篇，分為〈內篇〉7 篇、〈外篇〉15 篇、〈雜篇〉11 篇，約七萬餘言。

今存《莊子》33 篇，乃經西晉·郭象（?-312）整理之校本，篇目章節與漢代所見版本不同。唐·陸德明（約 550-630）《經典釋文·叙錄》云：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『《莊子》五十二篇』，即司馬彪、孟氏所注是也。言多詭誕，或似《山海經》，或類占夢書，故注者以意去取。其〈內篇〉眾家並同，自餘或有〈外〉而無〈雜〉。惟子玄所注，特會莊生之旨，故為世所貴。」傳統觀點認為，〈內篇〉7 篇為莊子本人所著，而〈外篇〉和〈雜篇〉則為莊子後學所作。

魏晉之際，崇尚清談，玄學盛行；及至唐代，唐高祖李淵（566-635）自稱為老子李耳後裔，道家地位因而更盛，《莊子》被奉為經典。這段期間，注疏《莊

¹ 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：「剔成四十一年，剔成弟偃攻襲剔成，剔成敗奔齊，偃自立為宋君。君偃十一年，自立為王。東敗齊，取五城；南敗楚，取地三百里；西敗魏軍，乃與齊、魏為敵國。盛血以韋囊，縣而射之，命曰『射天』。淫於酒婦人。群臣諫者輒射之。於是諸侯皆曰『桀宋』。『宋其復為紂所為，不可不誅』。告齊伐宋。王偃立四十七年，齊湣王與魏、楚伐宋，殺王偃，遂滅宋而三分其地。」

子》之書，多不勝數。唐·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，全書廣徵博引，共引崔譔、向秀(約227-272)、司馬彪(?-306)、郭象、李頤、孟氏、王叔之、李軌、徐邈、班固(32-92)、簡文帝(司馬昱，320-372)、支道林(314-366)諸家異說，對《莊子》之注音與釋義研究，極為珍貴。

此後，唐·成玄英著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以郭象注文為基礎，補苴罅漏，亦為莊學研究之重要讀本。清代以前之莊學研究，多以發明玄理為主；及至清儒治學，則著重小學訓詁考據，其中俞樾(1821-1907)《諸子平議》、王念孫(1744-1832)《讀書雜誌》等，對《莊子》之注音與釋義，均多所發明。清·郭慶藩(生卒年不詳)集各家所長，編纂《莊子集釋》一書，收錄晉代郭象注、唐代成玄英疏、唐代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三書全文，並摘引清代王念孫及俞樾等學者的考證，盧文弨(1717-1796)的校勘，並附有郭嵩燾(1818-1891)與他自己的案語，是今人研讀莊子最重要的集解本。

本文採用《莊子集釋》本，兼參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及其他流行注本，互為校訂；如有異文，則於註釋申明。

【題解】

〈逍遙遊〉為《莊子》全書首篇，有提綱挈領的意義。因此，要瞭解本篇主旨，以至於莊子的核心思想，必須先辨明「逍遙」的意思。

南宋·劉義慶(403-444)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：「莊子《逍遙》篇，舊是難處，諸名賢所可鑽味，也而不能拔理於郭、向之外。」「逍遙」之意，向來異說紛紜，唐·成玄英《莊子序》亦言：

所言「逍遙遊」者，古今解釋不同。今汎舉絃綱，略為三釋。所言三者：

第一，顧桐柏云：「逍者，銷也；遙者，遠也。銷盡有為累，遠見無為理。以斯而遊，故曰逍遙。」

第二，支道林云：「物物而不物於物，故逍然不我待；玄感不疾而速，故遙然靡所不為。以斯而遊天下，故曰逍遙遊。」

第三，穆夜云：「逍遙者，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。至德內充，無時不適；忘懷應物，何往不通。以斯而遊天下，故曰逍遙遊。」

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則曰：「『逍遙遊』者，篇名，義取閒放不拘，怡適自得。」此後，諸家解「逍遙」，多主此說，強調「怡適自得」義，《辭源》：「逍遙，安閑自得貌。」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：「逍遙：沒有甚麼約束，自由自在。」均如是故。

然而，「安閑自得」只是「逍遙」的結果，並非其本義。「逍遙」一語，早見於《詩經·鄭風·清人》：

清人在消，駟介麇麇。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遙。

考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載：「鄭人惡高克，使帥師次于河上，久而弗召，師潰而歸，高克奔陳，鄭人為之賦《清人》。」瞭解〈清人〉一詩之背景，可知高克與其士兵當時正處於有國難投、有家難歸之際，心境豈可能「怡適自得」？除《詩經》外，「逍遙」一語又見於《離騷》：

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遙以相羊。
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。

屈原（約前 340-前 278）創作《離騷》，乃遭佞臣讒害、楚王流放之時，其心境亦不可能「怡適自得」。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曰：

明歲，子路死於衛。孔子病，子貢請見。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，曰：「賜，汝來何其晚也？」孔子因歎，歌曰：「太山壞乎！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」因以涕下。謂子貢曰：「天下無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夏人殯於東階，周人於西階，殷人兩柱間。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，予始殷人也。」後七日卒。

這段記載，又見於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，文字略有小異，大旨相同。當時，孔子學生被殺，自己亦身染重病，他「負杖逍遙於門」，看見子貢，歎而流淚。文中所謂「逍遙」，亦全無「怡適自得」之意。

那麼，「逍遙」當作何解呢？張松輝先生《莊子疑義考辨》曰：「『逍遙』基本是用作游蕩、徘徊之義，類似今天講的散步，而且大多是帶有散步消愁的含義。」²「逍遙」猶指游蕩、閒逛、散步，故又有閒適義。惟「閒逛」本身並不帶感情色彩，散步者本身心情可以愉快，也可以憂愁。相對「自由」、「閒適」諸義，「逍遙」真正強調的，應該是無所事事游蕩的「無為」義。

² 張松輝：《莊子疑義考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7。本節所引「逍遙」例句及釋義，均見於張書，詳請參考張書頁3-7。

《莊子》一書數次提到「逍遙」，如〈逍遙遊〉曰：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」又〈大宗師〉曰：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為之業。」「逍遙」均與「彷徨」對舉。「彷徨」指無所用心、隨意徘徊之貌，則「逍遙」強調「無心」，意思相當明白。〈逍遙遊〉前半篇以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」引入，帶出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的結論；所謂「無己」、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，均為「無待」的精神境界。〈大宗師〉曰：「逍遙乎無為之業。」〈達生〉：「逍遙乎無事之業。」〈天運〉曰：「逍遙，無為也。」以「無為」、「無事」來解釋「逍遙」，亦強調「無」的意思。

「逍遙」本指閑游，這與莊子強調的「無心」、「無事」、「無為」諸義相關。「無」與「有」相對，乃道家重要的哲學概念，故《老子》屢次言及「無」之可貴：

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；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(2章)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(37章)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(43章)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(48章)

聖人云：我無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靜，而民自正；我無事，而民自富；我無欲，而民自樸。(57章)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(63章)

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；無執故無失。(64章)

莊子崇尚老子之學，故亦以「無」為其學說本旨，開宗明義以〈逍遙遊〉申明「無拘無束」、「無執無待」的精神境界。

至於「遊」，諸家或謂指「遊於事」、「遊於世」，實當指「心之遊」，莊子稱之為「遊心」，如〈人間世〉曰：「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」〈德充符〉曰：「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於德之和。」〈應帝王〉曰：「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〈駢拇〉：「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？」〈田子方〉：「老聃曰：『吾遊心於物之初。』」〈則陽〉：「知遊心於無窮，而反在通達之國，若存若亡乎？」均可為證。

綜上而知，所謂「逍遙遊」，乃據閑游本義作引申，強調「無執」、「無心」、「無為」、「無待」之意，即遊心於無有之境。《莊子》一書，多次提及這種心靈完全自由的無執境界，喻之為「無何有之鄉（或宮）」。例如：

〈逍遙遊〉曰：「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？」

〈應帝王〉曰：「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，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。」……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……遊於無有者也。」

〈知北遊〉曰：「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，同合而論，無所終窮乎！」

〈列御寇〉曰：「彼至人者，歸精神乎無始，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。」

概言之，〈逍遙遊〉之主旨，乃要人放下執念、去除成見、順應自然，重新體會「有與無」、「大與小」、「得與失」、「利與害」等，以至於天下所有相對概念，讓心靈達致萬物齊一的境界，精神自由自在，不拘一格。因此，莊子於〈逍遙遊〉後，續以〈齊物論〉申論如何泯除物用成心、達致萬物齊一也。

【文章結構】

段落	段意	喻例
第一段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與惠子論辯大葫蘆之用途，借不龜手藥方之用法為例，說明「用」有大小之別，最重要是用得其所。 譏諷惠子有「蓬之心」，說明心境亦有小大之別。唯有去除成見，放下執著，心境豁達，才能看破局限，凡事用得其所，止於至善。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不龜手藥方： 漂洗絲絮 vs. 擊敗外敵 大葫蘆： 大而無用 vs. 浮於江湖
第二段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與惠子論辯大椿樹的用途，借「狸狌」與「斄牛」為例，說明任何事物，不論大小，都各有自己的用處，也各有本身的限制。相對外物之「大」與「小」，更重要是內心如何「用大」與「用小」，能否用得其所。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狸狌： 小且靈巧，死於罔罟 斄牛： 大而多能，不能執鼠

	<p>2. 借表面無用的大椿樹為例，說明世人心境往往有執念，缺少逆向思維，只懂墨守成規，慣以「有用」為用，而不知萬物本相對而生，「有用」可以為患，「無用」亦可大用。</p> <p>3. 以「道」觀之，不同形體所謂「有用」，相對都只算是「小用」。無所可用，反可頤養天年，讓精神逍遙快活。如此看來，無用之用，方為大用。</p>	<p>3. 大椿樹： 大而無用 vs.物無相害</p>
--	---	--

【學習重點】

1. 瞭解本文的寫作背景，初步認識戰國時期的興衰發展，增長歷史知識。
2. 瞭解儒、道思想乃中華文化的核心，以及道家思想對傳統文化的影響。
3. 認識莊子生平及其思想要點，並將之與儒家學說相比較，檢討兩種人生態度異同與優劣。
4. 瞭解莊子強調「無執」的逍遙思想，檢討自己待人接物的成見，以及其解決之道。
5. 通讀篇章文意，辨識其字形字音，加強閱讀古文之能力。
6. 分析本篇結構，掌握其正反論述、善用比喻的說理方式，改善個人說理技巧。
7. 認識「寓言」的特點，賞握通過敘述故事來說理的寫作手法，從而令抽象道理變得具體明白、深入淺出，加強寫作能力。
8. 重溫本篇所見修辭，特別是比喻、對比、映襯、反問、對偶等，並嘗試自行造句，提升語文表達能力。
9. 指出本篇所見成語、格言與典故，背誦全文或其中佳句，藉以豐富個人涵養。
10. 根據篇章所述，比較古今思想與文化之異同，鞏固通識及思辨能力。
11. 閱讀延伸篇章，並加以比較，訓練多角度思考，以及觸類旁通的能力。

【互動教學】

1. 以莊子為主題的小說、漫畫、動畫、電影、電視劇、專題節目及其他精品，多不勝數，教師宜善用多媒體教學，引起學生興趣。
2. 展示現實中與莊子相關旅遊景點的圖片，如安徽蒙城莊子祠、山東荷澤市莊子釣魚台、莊子故里（河南省民權縣、安徽省蒙城縣、山東省東明縣，均建有所謂莊子故里，真可謂狡兔三窟）等，輔以簡單講解，加深學生印象，並鞏固其歷史知識與通識能力。
3. 請同學分享自己聽過的寓言故事，藉此簡介寓言的文學特色，並說明「莊周夢蝶」、「庖丁解牛」、「螳螂捕蟬」等成語，均出自《莊子》的寓言。
4. 列舉歷史上不同「大人物」、「小人物」的成功故事與失敗經驗，引導同學討論他們對「有用」、「無用」與「小用」、「大用」的看法。
5. 以時事新聞為例，邀請同學分享他們的看法，指出凡事均存在正反不同意見，且往往各有其合理與不合理之處，唯有破除成見，放下執著，始能冷靜觀事。
6. 請同學分享自己放鬆身心的方法，說明身體休息與精神逍遙，同樣重要，凡事要量力而為，但也不應偏頗。

【文本導讀】

惠子¹謂莊子曰：「魏王²貽³我大瓠之種⁴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⁵；以盛水漿⁶，其堅不能自舉⁷也；剖之以為瓢⁸，則瓠落無所容⁹。非不呶然¹⁰大也，吾為¹¹其無用而掊¹²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¹³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¹⁴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統¹⁵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¹⁶百金。聚族而謀¹⁷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澠統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¹⁸百金，請與¹⁹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²⁰吳王。越有難²¹，吳王使之將²²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²³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²⁴以為大樽²⁵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²⁶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²⁷。其大本擁腫²⁸而不中²⁹繩墨³⁰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³¹，立之塗³²，匠者不顧³³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³⁴不見狸³⁵狴³⁶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赦者³⁷，東西跳梁³⁸，不辟³⁹高下，中於機辟⁴⁰，死於罔罟⁴¹。今夫蘆牛⁴²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⁴³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⁴⁴，廣莫⁴⁵之野，彷徨⁴⁶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？不夭斤斧⁴⁷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」

註釋

1. 惠子：惠施，宋人，戰國名家代表人物，曾為魏相，與莊子為友。
2. 魏王：魏惠王。惠為謚號。魏都初居安邑，後遷於大梁（今河南開封），故又稱為梁惠王。
3. 貽^粵[疑，ji4]：饋贈。《說文》：「貽，贈遺也。」

4. **大瓠之種**：大葫蘆的種子。**瓠** 粵[護，wu6，參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；或讀作『湖』，wu4]，瓜名。清·朱駿聲(1788-1858)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俗謂之壺盧，瓠即『壺盧』之合音。」今作葫蘆。**種** 粵[總，dzung2]，種子。
5. **樹之成而實五石**：種植它成長而果實有五石之大。**樹**，種植。下文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」之「樹」，音義相同，不贅出注。**成** 粵[誠，sing4]，成長。一解作「收成」、「成熟」，亦通。**實**，作名詞用，果實，指瓠之籽數。成玄英疏：「實，子也。」林希逸(1193-1271)《莊子口義》：「實，瓠之子也。一瓠之大，其子五石。」一說謂「實」當作動詞用，充實，指容納。司馬彪注：「實，中容五石。」**石** 粵[daam3 擔]，容量單位，《說苑·辨物》：「十升為一斗，十斗為一石。」一說謂「石」為「秬」之省。《說文》：「秬，百二十斤也。」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「二十四銖為兩，十六兩為斤，三十斤為鈞，四鈞為石。」
6. **以盛** 粵[誠，sing4]**水漿**：用以盛水。水為汁液，漿為濃液，此泛指一切液體。
7. **其堅不能自舉**：它的堅固程度卻不能承受起自身的重量。**自舉**，自勝，承受。成玄英疏：「虛脆不堅，故不能自勝舉也。」
8. **瓢** 粵[嫖，piu4]：剖開葫蘆製成的勺子，用來盛酒的器具。成玄英疏：「瓢，勺也。」
9. **瓠落無所容**：指瓢勺太大，無處可容。**瓠** 粵[獲，wok9；或音『護』，wu6。參《經典釋文·莊子音義》]**落** 粵[洛，lok9]，概有三說：
- (一) 大貌，空廓貌。《經典釋文》引簡文云：「瓠落，猶『廓落』也。」
- (二) 平淺貌。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：「瓠，布護也。落，零落也。言其形平而淺，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。」唐·成玄英疏：「瓠落，平淺也。……平淺不容多物。」
- (三)「瓠落」通作「華離」，破碎也。詳參崔大華《莊子歧解》引朱桂曜(1852-1932)說。
- 案：朱說謂「瓠落」通假為「華離」，所解過於迂曲，似不可取。司馬彪、成玄英釋「瓠落」為平淺，惟前文既謂大瓠足有五石之大，其瓢再平淺，斷不至於「不容多物」，故亦不取此說。
10. **呬然**：虛大貌。**呬** 粵[梟，hiu1]，通「枵」，虛，引申為大。《經典釋文》：「呬，本亦作号……李云：『号然，虛大貌。』」案：《莊子集釋》引俞樾曰：「《文選·謝靈運〈初發都〉詩》李善(630-689)注引此文作『枵』，當從之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『玄枵，虛也。』虛則有『大』義，故曰：『枵然，大也。』《釋文》引李云：『号然，虛大貌。』是固以『枵』字之義說之。」其說可從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「歲在星紀，而淫於玄枵。……玄枵，虛中也。」可為補證。

11. 為^粵[謂, wai6]: 因。《荀子·天論》:「天行有常, 不為堯存, 不為桀亡。」
12. 掙^粵[剖, pau2, 異讀 fau2]: 擊破。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:「掙, 擊破也。」
13. 夫子固拙於用大矣: 你實在不善於用「大」啊。夫^粵[符, fu4], 文言發語助辭, 用於句首, 表提示作用, 無實義。固, 本形容物之堅固, 此處轉作副詞用, 指確實、實在。拙, 本形容人不靈巧, 此處轉作動詞用, 指不善於。大, 本形容巨, 此處轉作名詞用, 猶指大物。
14. 不龜手: 使手皮不坼裂。龜, 通「皸」^粵[軍, gwan1], 《說文》:「皸, 足坼也。」指皮膚受凍而坼裂, 考釋詳見《莊子集釋》引李楨說。
- 案: 龜手, 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:「文(紋)坼如龜文(紋)也。」又云:「如龜攣縮也。」《莊子集釋》引清·俞樾曰:「『龜』字宜讀如『拘』。……拘, 拘攣也。不龜者, 不拘攣也。龜文之說雖非, 攣縮之說則是, 但不必以如龜為說耳。」然則「龜」或如讀, 謂手皮凍裂如龜紋; 又或讀作「拘」, 指手凍如龜攣縮貌。本文不從, 姑存備一說。
15. 泚澼絛: 漂洗絲絮。絛^粵[擴, kwong3], 古同「纊」, 泛指棉絮。《說文》:「纊, 絮也。从糸, 廣聲。《春秋傳》曰:『皆如挾纊。』絛, 纊或从光。」泚澼^粵[萍霹, ping4 pik7], 漂洗。《經典釋文》:「李云: 泚澼絛者, 漂絮於水上。」成玄英疏:「泚, 浮。澼, 漂也。絛, 絮也。」案:《莊子集釋》引清·盧文弨曰:「疑『泚澼』是擊絮之聲, 蓋亦象其聲也。」以「泚澼」為擊絮之象聲辭, 可備一說。
16. 方: 名詞, 配方, 處方。
17. 聚族而謀: 聚合家族來商量。聚, 聚合, 會集。《說文》:「聚, 會也。」族, 家族, 親族。謀, 謀劃, 商議。
18. 鬻技: 賣藝。鬻^粵[育, yuk9], 「粥」之本字, 此處假借為「賣(賣)」。技, 技能, 技藝。
- 案:《說文》有「鬻(賣)」、「鬻(賣)」二字, 今皆隸定作「賣」, 容易相混; 〈出部〉:「鬻(賣), 出物貨也。從出, 从買。(莫遯切)」; 〈貝部〉:「鬻(賣), 銜也。從貝, 畚聲。畚, 古文睦, 讀若育。」「銜」, 《說文》本作「衍」, 釋曰:「衍, 行且賣也。从行, 从言。衍, 衍或从玄。」。「鬻(賣)」與「買」相對, 以物換錢義, 即「買賣」之「賣」;「鬻(賣)」為「衍」^粵[縣, jyn6, 今作「炫」]義, 邊走邊叫賣, 有「賣弄」、「炫耀」之意。清·段玉裁(1735-1815)《說文解字注》注「賣」字曰:「《玉篇》云:『賣或作粥鬻。』是『賣』、『鬻』為古今字矣。按:『賣』隸變作『賣』, 易與『賣(賣)』相混。」
19. 與: 給與。

20. 說^粵[歲, soey3]: 遊說。

21. 越有難: 越國又來侵境。越, 國名, 春秋時位中國東南方的諸侯國(今浙江紹興一帶), 與吳國比鄰, 時有兵戈相接。有^粵[又, jau6], 通「又」。或如讀, 解為有無之有, 亦通。難^粵[讀為『災難』之『難』, naan6], 本指困難、災難, 此作動詞用, 指兵難, 即戰爭。

22. 使之將: 派他去將兵。使^粵[史, si2], 使令。之, 文言代詞, 指代人或事, 此指遊說吳王之客人。或曰, 「之」與前句「客得之」的「之」同指代藥方, 謂吳王將藥方使用於將士身上。此解於義亦通, 惟似不合先秦語法慣例。將^粵[脹, dzoeng3], 作動詞用, 指將兵, 即帶領軍隊。或作名詞用, 解為將帥之將, 即使之為將帥, 亦通。成玄英用後一義, 其疏曰:「吳王使為將帥。」

案: 先秦時商人地位普遍不高, 如獻藥即可成為將帥, 頗覺兒戲, 似不及獻藥而得以將兵之說合理。考《莊子》「使之」一語共十見, 「之」後多配動詞, 如〈天地〉:「使之成教易俗。」〈達生〉:「使之鉤百而反。」〈徐無鬼〉:「使之治國。」其中「成教」、「鉤百」、「治國」等, 皆為述賓結構, 然則「使之將」若果作「使為將帥」義, 按辭例似應寫作「使之為將」也。

23. 裂地: 割地。裂, 割裂。《廣雅》:「裂, 分也。」

24. 慮: 思慮, 考慮。考崔大華《莊子歧解》所引, 「慮」之訓釋, 概有三說:

(一) 慮, 同「攄」^粵[書, sy1]、「絡」, 猶指結綴。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:「慮, 猶結綴也。」又朱桂曜引《莊子·天道》「知雖落天地, 不自慮也」句, 謂「慮」猶「落」, 「落」同「絡」。王叔岷(1914-2008)又補《文選·謝靈運〈初發都〉詩》注引「慮」作「攄」為證。

(二) 慮, 思慮。林希逸云:「慮, 思也。『何不慮』者, 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。」

(三) 慮, 修治。奚侗(1878-1939)云:「『慮』與『治』通, 言修治也。何不修治以為大樽, 文義甚明。」

案: 三說之中, 末說稍嫌迂曲, 首說似與文意至合, 惟訓「慮」為「結」, 字證不足; 又「攄」為舒義, 釋為結綴, 亦嫌引申太過。故此, 本文取第二說, 以「慮」字本義為訓。《說文》:「慮, 謀思也。从思, 虍聲。」

25. 大樽: 本指一種酒器, 此處又指一種繫於腰間、助以漂浮的游泳工具, 猶如今天的救生圈, 古人稱為「腰舟」。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:「樽如酒器, 縛之於身, 浮於江湖, 可以自渡。」《鶡冠子·學問》:「中河失船, 一壺千金。」宋·陸佃(1042-1102)云:「壺, 瓠也, 佩之可以濟涉, 南人謂之腰舟。」

26. **蓬之心**：喻指心靈茅塞不通。**蓬** ①[芄, pung4]，草名，俗名蓬蒿，短曲而不暢直。成玄英疏：「蓬，草名，拳曲不直也。……惠生既有蓬心，未能直達玄理。」一說謂「蓬」與「江湖」相對，指不浮游江湖而局限於山林草木之中也（參羅勉道《莊子循本》及崔大華《莊子歧解》所引），可備一說。
27. **樗** ①[輪, sy1]：一種落葉喬木，皮粗而質劣，俗稱臭椿樹。成玄英疏：「樗，栲漆之類，嗅之甚臭，惡木者也。」
28. **大本擁腫**：樹幹臃腫，言其形肥短而盤結不正。**大本**，樹幹。**擁** ①[踴, jung2]，同「臃」，字本作「癰」，腫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癰，腫也。」《集韻》「癰」又作「臃」。
29. **中** ①[眾, dzung3]：動詞，合乎、符合。下文「中於規矩」、「中於機辟」之「中」，音義相同，不贅出注。
30. **繩墨**：木匠用來取直的工具。《禮記·經解》：「繩墨誠陳，不可欺以曲直。」
31. **規矩**：木匠用來畫圓的工具叫「規」，用來畫方的叫「矩」。《禮記·經解》：「規矩誠設，不可欺以方圓。」
32. **塗**：同「途」。
33. **顧**：回頭看。《說文》：「顧，還視也。」
34. **獨**：副詞，難道，豈。
35. **狸** ①[厘, lei4]：「狸」的俗字，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即俗所謂野貓。」
36. **狴** ①[『甥』之異讀音, sang1]：古同「鼯」，即鼯鼠，俗稱黃鼠狼。《爾雅·釋獸》郭璞（276-324）注「鼯鼠」云：「江東呼為鼯。」
37. **敖者**：四處走動的小動物。**敖** ①[熬, ngou4]，俗作「遨」，閑遊。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：「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，雞鼠之屬也。」一說「敖」同「傲」，懈怠也。《經典釋文》：「支云：『伺彼怠敖，謂承夫閒殆也。』」可備一說。
38. **跳梁** ①[涼, leong4]：同「跳踉」，跳躍。考「跳梁」一語，概有三說：
- （一）梁，「踉」之借字，跳躍也。《廣韻》：「踉，跳踉也。」成玄英疏：「跳梁，猶走躑也。」猶今語跳躍也。
- （二）梁，如字，指屋梁，今寫作「樑」。
- （三）梁，與「掠」通，奪取也。陳鼓應《莊子今注今譯》引蔣錫昌說：「按『梁』與『掠』通。《尚書大傳》『故爾梁遠』注：『梁讀為掠。』是其證。《左氏·昭二十年傳》：『輸掠其聚』注：『掠，奪取也。』……此言狸狴東西跳躍，奪取雞鼠之類也。」

案：上述三說，首說至勝。「東西跳梁」句，當用錯綜修辭，指「東跳西梁(踉)」，猶《出師表》「陟罰臧否」指賞功罰過，「性行淑均」指個性善良而行事公正。

39. 不辟：不避。辟^粵[避，bei6]，同「避」。

40. 機辟：機弩之類的捕獸器具。考「機辟」一語，概有三說：

(一) 機辟，罔，同「網」。《經典釋文》：「機辟……司馬云：『罔也。』」

(二) 辟，通「繫」^粵[逼，bik7]，一種能自動翻蓋的捕鳥器。《說文》：「繫……捕鳥覆車也。」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：「『辟』疑為『繫』之借字。《爾雅》：『繫謂之罝。罝，罟也。罟謂之罟。罟，覆車也。』郭璞曰：『今之翻車也，有兩轆，中施璞以捕鳥。』司馬曰：『辟，罔也。』誤。『辟』若訓『罔』，則下文『死於罔罟』為贅矣。」

(三) 辟，通「臂」^粵[秘，bei3]，弩也。崔大華《莊子歧解》引聞一多說：「『辟』讀為『臂』。『機臂』謂弩也。《說文》：『弩，弓有臂者。』《楚辭·哀時命》：『外迫脇於機臂兮。』臂者，如人手臂之狀，故名。《墨子·非儒篇》：『盜賊將作，若機辟將發也。』與本書字並作『辟』，古文省借耳。諸家或讀為『繫』，則與下文『罔罟』義復，失其旨矣。」

案：「辟」非「罔」義，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之說甚詳，可從。至於「辟」當通作捕鳥器之「繫」，抑或通作機弩之「臂」，均可通解，而以後說為詳。本文從聞一多說，讀「辟」為臂，釋義則泛指捕鳥獸之機關也。

41. 罔罟：指捕獸的網具。罔、罟^粵[古，gu2]，古皆同「網」。

42. 犛^粵[厘，lei4]牛：牦牛。

43. 執：捕。

44. 無何有之鄉：寬曠無人的鄉間，喻指體道後逍遙自在、無拘無束的精神境界。成玄英疏：「『無何有』，猶無有也。……謂寬曠無人之處，不問何物，悉皆無有，故曰『無何有之鄉』也。」

案：「無何有之鄉」，又見於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「天根遊於殷陽，至蓼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『請問為天下。』無名人曰：『去！汝鄙人也，何問之不豫也！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，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壘垠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？』又復問。無名人曰：『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』」其中「遊心」之說，即本篇〈逍遙遊〉之「遊」義，可以互參。

45. 廣莫：遼闊。莫，通「漠」。

46. 彷徨^粵[龐黃，pong4 wong4]：隨意徘徊，與現今稱「彷徨」為「心神不寧」

之意不同。成玄英疏：「彷徨，縱任之名；逍遙，自得之稱；亦是異言一致，互其文耳。」

47. 不夭斤斧：不會受斧頭砍伐。夭^粵 [『妖』之異讀音, jiu2; 異讀作『腰』, jiu1]，《說文》：「夭，屈也。」即摧折之意。斤斧，斧頭。

譯文

惠子對莊子說：「魏王送我大葫蘆的種子，我種植它成長，果實足有五石之大；用它來盛水，它的堅固程度卻不能承受起自身的重量；剖開它為瓢，則瓢大而無處可容。這葫蘆不是不大，但我認為它沒有用處，就把它打破了。」莊子說：「你實在不善於用『大』啊！有個宋國人善於製造不龜裂手的秘藥，他家世代都以漂洗絲絮為事業。有個客人聽聞此事，願出百金來買他的藥方。於是他便聚合家人商議說：『我們世代漂洗絲絮，只不過得到數金；如今一旦賣出這個藥方就可獲得百金，就賣了吧。』客人得到了藥方，便去遊說吳王。這時越國又來侵吳，吳王就派他將兵，在冬天與越軍水戰，結果大敗越軍，便割地封賞他。同樣一個不龜裂手的藥方，有人因此得到封賞，有人卻只用來漂洗絲絮，那就是所用方法的不同啊。如今你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蘆，為何不考慮將它當腰舟而浮游於江湖之上，反而擔憂它太大而無處可容呢？可見你的心還是茅塞不通啊！」

惠子對莊子說：「我有一棵大樹，人家都叫它臭椿樹。它的樹幹臃腫而不合墨線，它的小枝彎曲而不合規矩，長在路邊，木匠也不會回首一看。現在你的言論，大而無用，大家都會離棄啊。」莊子說：「你難道沒見過野貓和黃鼠狼嗎？牠們卑伏身子，等待出遊的小動物；東跳西躍，不避高低，往往踏中機關，死於網中。再看看那牦牛，身體大得像天邊的雲，牠的功能是很大，但卻連捕鼠也不能。現在你有這麼一棵大樹，還愁它沒有用處，為何不把它種在寬曠無人的鄉間、廣闊無邊的原野，寫意無憂地在樹旁閒逛，優遊自得地在樹下躺臥？它不會受斧頭砍伐，又沒有東西來毀害它，沒有用處，又有甚麼困苦呢？」

【賞析】

莊子認為，精神自由，才能逍遙；要精神自由，就要「破執」；所謂破執，即要泯除物用成心，讓心靈達致萬物齊一的境界，順應自然。如此，則近「道」矣。

本篇選讀的是〈逍遙遊〉最後二段，惠子先後以大葫蘆與大椿樹為例，比喻莊子之言論大而無用。莊子則以「不龜手藥方之用法」為例，說明「用」有大小之別，最重要是用得其所。惠子認為大葫蘆無可用處，莊子因而譏諷他有「蓬之

心」，不善「用大」。這說明了心境亦有小大之別，唯有去除成見，放下執著，心境豁達，才能看破局限，凡事用得其所，既能「用小」，亦能「用大」。

然後，莊子又以「狸狌」和「斄牛」為例，說明任何事物都各有自己的用處，也各有本身的限制，主要看是否用得其所。郭象《莊子注》曰：「夫大小之物，苟失其極，則利害之理均；用得其所，則物皆逍遙也。」堪為的論。

最後，莊子借表面無用的大椿樹為例，說明不同形體的所謂「有用」，其實都只算是「小用」。無所可用，反可頤養天年，讓精神逍遙快活。如此看來，無用之用，方為大用。這段旨為突出精神逍遙的可貴，遠高於形相上之有用無用，並以「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」的快活，喻指體道後逍遙自在、無拘無束的精神境界，從而回應惠子謂「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」之論，譏諷惠子拙於「用大」，反以莊子體道學說此「大用」為「無用」也。

【匯評】

南宋·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：

莊子《逍遙》篇，舊是難處，諸名賢所可鑽味，也而不能拔理於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馬寺中，將馮太常共語，因及《逍遙》。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，立異義於眾賢之外，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。後遂用支理。

清·宣穎（生卒年不詳，順治十二年 [1655] 拔貢）《南華經解·逍遙遊》：

莊子明道之書，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，則為於道有所隱。第一義者，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，即學道之人第一工夫也。內篇以《逍遙遊》標首，乃莊子心注手措，急欲與天下撥霧靚青，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。何也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，何事不鑽研過究竟，其所不能到者，只是逍遙遊；其所不肯為者，亦只是逍遙遊。不知「逍遙遊」三字，一念不留，無入而不自得，是第一境界也；一塵不染，無時而自全，是第一工夫也。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，至於累空而道見矣。……《逍遙遊》一篇文字，只是「至人無己」一句言語。「至人無己」一句，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。語惠子曰：

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」
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。……文復生文，喻中夾喻，如春雲乍起，層委疊屬，
 遂為垂天大觀，真古今橫絕之文也！

清·林雲銘（1628-1697）《莊子因·逍遙遊》：

篇中忽而敘事，忽而引證，忽而譬喻，忽而議論。以為斷而非斷，以為續而非續，以為復而非復。只見雲氣空濛，往返紙上，頃刻之間，頓成異觀。

清·吳世尚（生卒年不詳，康熙五十二年 [1713] 著《莊子解》）《莊子解·內篇大意》：

其文有空寫，有實寫；有順寫，有反寫；有淡寫，有濃寫；有近寫，有遠寫；有半寫，有全寫；有加倍寫，有分幫寫。使筆如使利斧，當之者摧，遇之者碎，湧墨如湧海潮，直者山立，橫者罔連。尋行逐字，既無從測其言外之指；高際闊步，又未免失其句中之義耳。空寫而遠寫者，《逍遙遊》是也。

清·劉鳳苞（1826?-1905）《南華雪心編·逍遙遊》：

開手撰出「逍遙游」三字，是南華集中第一篇寓意文章。全幅精神，只在乘正御辨以游無窮，乃通篇結穴處，卻借鯤鵬變化破空而來，為「逍遙游」三字立竿見影。擺脫一切理障語，煙波萬狀，幾莫測其端倪，所謂「洗洋自恣以适己」也。……其中逐段逐層，皆有逍遙境界，如遊武夷九曲，萬壑千岩，應接不暇。起手特揭出一「大」字，乃是通篇眼目。……一路筆勢蜿蜒，如神龍天矯空中，靈氣往來，不可方物。

【討論問題】

1. 〈逍遙遊〉一文，主要說明了甚麼道理？莊子以此篇居全書之首，有何特別用意？

「逍遙」之旨，強調「無心」、「無為」、「無待」之意；「逍遙遊」即遊心於無有之境。概言之，即是要人放下執念、去除成見、順應自然，重新體會「有與無」、「大與小」、「得與失」、「利與害」等，以至於天下所有相對概念，讓心靈達致萬物齊一的境界，精神自由自在，不拘一格。

莊子認為，體道者需有「逍遙」之遊心，才能泯除物用成心，體會物我

兩忘之境；而要泯除物用成心，瞭解萬事萬物相對相生的概念，則必須先去除固有執念與成見，讓心境虛空無為。因此，莊子以〈逍遙遊〉居全書之首，開宗明義說明「逍遙遊」之精神與意義，從而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。

2. 莊子為甚麼批評惠子有「蓬之心」？試加以舉例說明。

惠子先後以大葫蘆與大椿樹為例，比喻莊子之言論大而無用。莊子則以「不龜手藥方之用法」為例，說明「用」有大小之別。然後又以「狸狌」和「斄牛」為例，說明任何事物都各有自己的用處，也各有本身的限制，主要看是否用得其所。

莊子認為，大葫蘆可以作為腰舟，載人浮於江湖；大椿樹表面無用，卻可頤養天年，亦可讓人逍遙寢臥其下。然而，惠子卻認為它們無可用處，可見他受固有成見所限，心思茅塞不通。因此，莊子譏諷他有「蓬之心」，不善「用大」。由此看來，我們唯有去除成見，放下執著，心境豁達，才能看破局限，凡事用得其所。

3. 在〈逍遙遊〉中，莊子通過「狸狌」與「斄牛」的比較，說明了甚麼道理？你認為這比喻是否合理？試述已見。

莊子以「狸狌」和「斄牛」為例，說明任何事物都各有自己的用處，也各有本身的限制，主要看是否用得其所。郭象《莊子注》亦言：「夫大小之物，苟失其極，則利害之理均；用得其所，則物皆逍遙也。」這種解釋，相當準確。萬事萬物，都有其能力局限，唯有用得其所，才能發揮所長。

至於比喻合理與否，則為開放式題目，旨為引導同學自由討論，言之成理即可。

4. 根據〈逍遙遊〉所述，莊子認為怎樣才是「大用」？你同意他的看法嗎？

作者與惠子論辯大椿樹的用途，並以「狸狌」和「斄牛」為例，說明任何事物都各有自己的用處，也各有本身的限制。因此，不同物事的所謂「有用」，如果換個角度看，也可能變成「無用」；同理，表面「無用」的物事，只要換個角度考慮，即可變成「有用」。所謂有用無用，主要看是否用得其所而已。

惠子認為，大椿樹又醜又臭，又不能用作建屋材料，可謂大而無用。但莊子認為，正因為人們認為椿樹無所可用，它才可頤養天年。如此看來，無用之用，方為大用。

同理，人生在世，若只懂求「有」求「用」，最終只會勞神憂心；這種形相之「用」，亦不過是「小用」罷了。唯有體會天道，順應自然，無為而化，讓精神逍遙快活，兩忘於物我之別，過著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人生，才是真正的「大用」。

至於同學同意與否，則為開放式題目，旨為引導同學自由討論，言之成理即可。

5. 李白《將進酒》謂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、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，你認為這是否即莊子《逍遙遊》所嚮往的逍遙心境呢？

此為綜合比較題，旨為引導同學貫通其他名篇，鞏固和深化所學，言之成理即可。

6. 莊子《逍遙遊》認為凡事皆必各有其用，試以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「雞鳴狗盜」的故事為例說明之。

此為綜合比較題，旨為引導同學貫通其他名篇，鞏固和深化所學，言之成理即可。

7. 莊子《逍遙遊》主張的逍遙心境，與魯迅《阿Q正傳》的「精神勝利法」相比如何？你認為這是一種超脫的領悟，抑或只是逃避的藉口？試評論之。

此為綜合比較題，旨為引導同學貫通其他名篇，鞏固和深化所學，言之成理即可。

【延伸閱讀】**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**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為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闢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漁父》、《盜蹠》、《胠篋》，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、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剝削儒、墨，雖當世宿學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大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汙我。我寧遊戲汗瀆之中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」

《莊子·外篇·秋水》(節錄)

莊子釣於濮水。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「願以竟內累矣！」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「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。王巾筭(竹器)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」二大夫曰：「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」莊子曰：「往矣！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」

惠子相梁(魏國建都大梁，故又稱梁)，莊子往見之。或謂惠子曰：「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」於是惠子恐，搜於國中，三日三夜。莊子往見之，曰：「南方有鳥，其名鵷鶡(傳說中之鳥名，與鳳凰相似)，子知之乎？夫鵷鶡，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(竹子果實)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於是鴟(即貓頭鷹)得腐鼠，鵷鶡過之，仰而視之曰：『嚇！』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？」

《莊子·雜篇·外物》(節錄)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子言無用。」莊子曰：「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。夫地非不廣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則廁足而墊之，致黃泉，人尚有用乎？」惠子曰：「無用。」莊子曰：「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。」

《莊子·外篇·知北遊》(節錄)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甕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東郭子不應。

《莊子·外篇·山木》(節錄)

莊子行於山中，見大木，枝葉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問其故。曰：「無所可用。」莊子曰：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」夫子出於山，舍於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豎子殺雁而烹之。豎子請曰：「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請奚殺？」主人曰：「殺不能鳴者。」

明日，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終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。先生將何處？」莊子笑曰：「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。材與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。無譽無訾，一龍一蛇，與時俱化，而無肯專為；一上一下，以和為量，浮游乎萬物之祖；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邪！此黃帝、神農之法則也。若夫萬物之情，人倫之傳，則不然。合則離，成則毀，廉則挫，尊則議，有為則虧，賢則謀，不肖則欺，胡可得而必乎哉？悲夫！弟子志之，其唯道德之鄉乎！」

《莊子·內篇·逍遙遊》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為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？」適莽蒼者，三滄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，五百歲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眾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為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此小大之辯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為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為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，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連叔曰：「然，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，以為一世蕪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、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為事！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；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掇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統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澠統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敎者，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？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」

李白《將進酒》

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
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。
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
烹羊宰牛且爲樂，會須一飲三百杯。
岑夫子，丹丘生。將進酒，杯莫停。
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爲我側耳聽。
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願醒。
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。
陳王昔時宴平樂，斗酒十千恣譔謔。
主人何爲言少錢？徑須沽取對君酌。
五花馬，千金裘。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銷萬古愁。

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(選錄)

齊湣王二十五年，復卒使孟嘗君入秦，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。人或說秦昭王曰：「孟嘗君賢，而又齊族也，今相秦，必先齊而後秦，秦其危矣。」於是秦昭王乃止。囚孟嘗君，謀欲殺之。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。幸姬曰：「妾願得君狐白裘。」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，直千金，天下無雙，入秦獻之昭王，更無他裘。孟嘗君患之，徧問客，莫能對。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，曰：「臣能得狐白裘。」乃夜爲狗，以入秦宮臧中，取所獻狐白裘至，以獻秦王幸姬。幸姬爲言昭王，昭王釋孟嘗君。孟嘗君得出，即馳去，更封傳，變名姓以出關。夜半至函谷關。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，求之已去，即使人馳傳逐之。孟嘗君至關，關法雞鳴而出客。孟嘗君恐追至，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，而雞齊鳴，遂發傳出。出如食頃，秦追果至關，已後孟嘗君出，乃還。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，賓客盡羞之，及孟嘗君有秦難，卒此二人拔之。自是之後，客皆服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(一) 學術論著

1.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：《學生古詩文鑒賞辭典》(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4年)，下冊，頁1313-1322。
2. 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)，頁6-8。
3. 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選注：《中國歷代文選》(北京：人民文

- 學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上冊，頁74-78。
4. 何沛雄等編：《中國文選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上冊，頁73-99。
 5. 吳建民注釋：《中學生必背古詩文（高級四十篇）》（香港：智能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16-123。
 6. 李永田：《中國古文鑒賞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38-42。
 7. 崔大華：《莊子歧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30-34。
 8. 張松輝：《莊子疑義考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3-14。
 9. 張松輝：《莊子譯注與解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1-19。
 10. 張新科、尚永亮主編：《先秦兩漢文觀止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19-226。
 11. 郭慶藩：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年），第1冊，頁36-42。
 12. 陳振鵬、章培恒主編：《古文鑒賞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4年新一版），上冊，頁98-105。
 13. 陳鼓應、蔣麗梅導讀及譯注：《莊子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再版），頁21-41。
 14. 陳鼓應：《莊子今注今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1-31。
 15. 陳耀南：《典籍英華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1年），頁131-141。
 16. 馮友蘭：《中國哲學史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2年），上冊，頁211-233。
 17. 黃錦鉉：《新譯莊子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77年再版），頁51-60。
 18. 葛曉音、周先慎：《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注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0-23。
 19. 劉永翔、呂詠梅：《先秦兩漢散文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207-212。
 20. 蔡志忠：《莊子說（附多媒體光碟）》（北京：現代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0-15。
 21. 錢穆：《莊子纂箋》（香港：東南印務出版社，1957年增訂三版），頁1-7。

（二）網上資源

1. 香港教育局——「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資源」：
<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nss-lang/settext-index.html>
2.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——拙作「古文解惑」專欄（原載《文匯報·教育版》）：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無用之用 是為大用〉，2013年11月15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庖丁解牛 養生之道〉，2013年11月22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破成見 棄執著〉，2015年3月4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處世應求「有用」還是「無用」？〉，2015年3月18日

- 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平常心是道〉，2015年4月3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鯤鵬之喻 旨為破執〉，2016年4月15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鵬塵憑風起 直上九萬里〉，2016年4月29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積水不多難負舟 小大境界不相同〉，2016年5月13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識見由小及大 心念由大而化〉，2016年5月27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天籟之聲 使人忘我〉，2017年9月8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大塊噫氣 萬竅怒號〉，2017年9月22日
〈《莊子》選讀——天籟之音 存乎本心〉，2017年10月6日

http://www.ny.edu.hk/web/ancient_new.html